

想像的階層流動： 中國大陸台灣學生的就學就業分析*

林 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摘 要

當大部分以國際學生為主題的研究，著重在已開發國家中的外籍學生時，本文是以進入開發中國家的學生為對象。根據筆者 2004-2005 年與 2009-2011 年對廣州、上海與北京三地大學全職就讀的台灣學生觀察，加上其他相關資料，筆者發現，影響台灣學生在兩岸間就學與就業意願的，表面上是務實的就學／就業機會，但深層的原因是對中國的想像以及階層上升的期望。

早期當事人多成長於戒嚴時期，受到當時台灣社會的影響，對中國大陸有著「古典中國」的想像，偏好前往有一定歷史意涵的大學進修文史哲或中醫等類科，希望增進自己的內涵性文化資本。中期當事人受到台灣民主轉型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中國大陸的沿海城市有著「現代中國」的想像，偏向從有歷史意涵的大學中選擇法律經貿醫學等實務類科，希望所增進的文化資本未來能轉換成經濟資本。晚期的當事人受到兩岸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中國更有國際化的想像，是「小市民天堂」，更加偏向選擇就業導向的學科。

然而當事人就學之後發現，經歷文革的「古典中國」，已經不是培育內涵性文化資本的好選擇；如果沒有足夠的當地社會資本，很難在看似迷人的「現代中國」生存；「小市民天堂」的中國，背後卻是大陸學歷的障礙，以及缺乏當地人脈的困難。最後，除了少部分當事之外，他們對中國的想像與向上流動的期望，都經不起現實生活的挑戰，陷入進退失據的情況。

關鍵詞：社會流動、移民、中國大陸、台灣學生

* * *

* 本研究經費主要來自國科會計畫(98-2410-H-194-075-MY2)支持，田野調查與論文撰寫過程中感謝廣州暨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多位學術前輩的支持與建議。本文感謝政治系學生高宇柔協助，進行資料收集與整理。筆者更感謝兩位期刊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貴刊編輯的協助，才能讓本文有大幅度的改善。

壹、前言^①

自 1987 年兩岸恢復民間交流起，一般推測已有超過一百萬台灣人長期居住在對岸，也包含不少到對岸大學求學的台灣學生。^②這個台灣熟悉的議題，卻不被當今國際間研究重視，相當程度是因為大部分國際移民的研究都預設移入者是來自陌生的國度，缺乏一定的知識技術。^③然而隨著產業遷移與全球人才競爭的影響，當移居者可能是來自鄰近的國家，也可能是具備一定知識技術時，^④這種新的遷移現象為本研究帶來指引方向。

兩岸間大部分相關主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遷移對兩岸政經關係造成的影響，從微觀層次討論移居經驗的研究較少。^⑤過去的研究發現，移居對岸的台灣人大部分是台資企業經理人、外派幹部與隨行家人。^⑥整體而言，他們並未將對岸當做安身立命之地，而是經常往返於兩岸之間。^⑦

這種移居者在兩岸間經常性流動的現象，顯示他們與當地社會的互動關係，既不

註① 本文部分田野資料曾以「中國大學的台灣學生：廣州、上海與北京比較初探」及「前程似錦還是南柯一夢？」為題，發表在其他期刊中。這兩份初稿可見於：林平，「中國大陸的台灣學生：廣州、上海與北京比較初探」，*新社會*，2009 年第 7 期，頁 44~50；林平，「前程似錦還是南柯一夢？在大陸大學就讀的台灣學生」，*當代中國*（北京），2011 年第 13 期，頁 83~98。

註② 這是學界一般推估的數字。然而必須承認，到底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大陸，一直是相關研究的障礙。雖然 2010 年 11 月剛結束的人口普查指出，居住在中國境內並接受普查登記的台灣居民有 17 萬人。然而不同的研究者都指出，從各地台商協會或台辦的推估較為可靠，推估實際人數應該超過 100 萬人。資料來源：耿曙、林瑞華、舒耕德，「台商研究的起源、發展與核心議題」，耿曙、舒耕德、林瑞華主編，*台商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2 年），頁 5。

註③ Val Colic-Peisker, *Migration, Class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Croats and Australia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pp. 4~10.

註④ John Wennersten, *Leaving America: The New Expatriate Gener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8); Andres Solimano e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 Types, Causes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⑤ 根據筆者觀察，新聞媒體與學術界對於此一「從台灣到對岸」的人口流動現象，所使用的詞彙並不一致，通常是以「移民／移居／移住／遷移」與「大陸／中國大陸／中國」來指稱。然而不同的稱呼方式，隱含了使用者對於兩岸當前（或未來）是否從屬於某種政治統合的看法。筆者無意在此討論這些差異，也無意因為文中使用不同詞彙而誤導讀者，所以在本文當中，筆者對「移民／移居／移住／遷移」與「大陸／中國大陸／中國」是以隨機方式任意使用，除非特別說明，不代表筆者與當事人對於兩岸政治統合的立場。

註⑥ 林平，「從居住空間看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台灣政治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09 年 12 月），頁 57~111。

註⑦ 鄧建邦，「持續地回家：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台灣社會學*，2009 年第 18 期，頁 139~179。

是某些研究所預測「同文同種、水乳交融」，^⑧也不是「從中國大陸出逃」，^⑨而是不斷有著交流互動，卻又有若干隔閡的油水分離現象。有些研究將他們在兩岸之間遷移的現象，當作是「台灣認同／中國認同」的選擇；或想要從他們的遷移經驗，來推測「台灣認同／中國認同」未來的發展。^⑩

筆者並非否定從「認同」研究的重要性，由於這個議題在兩岸關係的複雜性以及中國大陸的敏感性，使得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普遍有著「看人說話」的現象。當研究是藉由制式化的問卷，或者短暫互動的訪談來蒐集資料時，研究者很難區辨受訪者的「公開臺詞」與「隱蔽臺詞」，容易被受訪者刻意誤導。^⑪因此，筆者認為除非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有相當長時間的接觸與互動，應該繞過容易引起警戒與爭議的「認同」議題，從其他方向著手。當有限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台灣人在當地都位居優勢的地位時，筆者認為從「階層」的角度切入，更有助於理解他們的遷移經驗。

雖然從 Karl Marx, Max Weber 到 Pierre Bourdieu 以來的研究，都認為個人在社會階層所屬的位置會影響生活，但是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理解移居現象的研究並不多。這種將「社會流動」與「跨國流動」結合的討論，既不被主流的移民研究所重視，^⑫也被主流的階層與流動研究忽略。^⑬即使是當前「中國大陸台商」的研究，也很少採取這樣的角度。然而有限的研究指出，不少台灣人認為自己到對岸的選擇，不單是「找一份工作」的實際需求，而有「升一級」的心理期望。這種「高一階」的心態，形成了一種「不是不願融入，而是拒絕向下融入」的移居生活。^⑭這顯現將「社會流動」與「跨國流動」結合的切入點，的確補充過去台商研究的不足。

這些有限的研究是將移居者在移居前後的職業做比較，以及移居者與當地一般人的社經地位做比較，作為「社會流動與移居生活」討論的基礎。然而這樣的討論也引發了一個問題：當有資源的移居者在當地並沒有工作時（例如全職學生或家庭主婦），他們是否也會有「向上流動」的期望（或感受）？探討無工作者的移居生活，有助於瞭解移居者是如何「跨越國界」形成「向上流動」的感受，以及這種「雙重跨界」切

註⑧ 方孝謙，「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許光泰主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年），頁489-504；胡蘇雲，「上海台灣人的社會融入分析」，*社會科學*（上海），2006年第8期，頁125-135。

註⑨ 林志昇，*從中國大陸出逃*（台北：雍尚出版社，2002年）。

註⑩ 耿曙，「台商研究：問題意識與理論觀點」，*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2005年第7期，頁7-14；陳朝政，「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東亞研究*，第36卷第1期（2005年1月），頁227-274；藍佩嘉、吳伊凡，「在祖國與外國之間：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台灣社會學*，2011年第22期，頁1-57。

註⑪ 吳介民，「台商社群的關係敏感帶與象徵行動群聚」，*當代中國研究通訊*，2004年第3期，頁37-40；林平，「從居住空間看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頁60-62。

註⑫ Pauline Leonard, *Expatriate Identities in Postcolonial Organizations: White Working Class* (Farnham, UK: Ashgate, 2010).

註⑬ Erik Wright, "Introduction," in Erik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

註⑭ 林平，「我的美麗與哀愁：在中國大陸的單身台灣女性」，*人口學刊*，2010年第41期，頁111-151。

入點的侷限。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將範圍侷限在現在（或曾經）是全職大學生的移居者，^⑮其他身分的移居者（例如家庭主婦）留待另文討論。

本文發現，這種將「跨國流動」視為是「社會流動」策略的現象，若干程度展現在這群移居者身上。由於「留學」長久以來一直被賦予「向上流動」的意涵，加上「中國」概念在台灣社會的特殊意義，使得不同的當事人在不同方向上認為「留學中國」不但是向上流動的途徑，更是捷徑，忽略了就學後可能的障礙。這樣的期望鼓舞了當事人的就學意願，卻也加深了他們就學後的失落感。除了少數順利取得工作機會或晉升管道外，普遍有一種「南柯一夢」的感慨。

這樣的發現有什麼貢獻呢？在學術上來說，當「社會流動」與「跨國流動」的研究各行其是時，本文有助於瞭解兩者結合的可能。在什麼情況下，行動者會想要藉由穿越國界，尋找向上流動的機會？這種「透過跨越國界，達成向上流動」的策略，又有哪些困難？動機在實務上來說，當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前往大陸進修時，本文的目的不是「潑冷水」，而是指出還有更多需要考慮的地方，也提醒有意到對岸就讀的讀者，瞭解當中可能的障礙。

貳、文獻回顧

傳統移民研究是從經濟學角度出發，認為遷移的主要動機是為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⑯這樣的看法雖然被晚近的研究修正，但基本上並沒有挑戰「經濟利益」是主因的論點，認為外在物質條件的差異，是遷移的主要動機。^⑰然而這樣的看法，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具備有一定知識技術的人，會放棄母國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接受地主國收入明顯偏低且不合理的工作。^⑱

註⑮ 本文討論對象集中正在（或曾經）中國大陸當地全職就讀，排除以兼職學生身分就讀的移居者，也排除這幾年來大量增加的交換學生或短期參訪，因為這兩者的數量過於龐大與繁雜。前者放回一般台商台幹的脈絡，後者放回觀光旅遊（或另外分類）的討論較為適合。

註⑯ Douglas Massey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September 1993), pp. 303-322.

註⑰ Douglas Massey,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Douglas Massey et al. eds.,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59; Erind Paj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cial Demotion and Imagined Advancement: An Ethnography of Socialglobal Mobility* (New York: Springer, 2010), pp.1-10.

註⑱ 例如電影〈美麗壞東西〉(Dirty Pretty Things)當中，靠開著計程車維生的非洲醫生，或者〈世界是平的〉(Outsourced)當中，從美國接受外派到印度的工程師。類似的討論可見 Katherine Newman, *Falling from Grace: Downward Mobility in the Age of Afflu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nne-Meike Fechter, *Transnational Lives: Expatriates in Indonesia* (Hampshire, UK: Ashgate, 2007).

一個比較適合的解釋是，當收入可以滿足一定程度的生活所需後，財富就成了彰顯彼此差異的方式，必須放到相對應的社會脈絡中才能理解。追求財富不是為了數量增加，而是提升身分地位，因此才會有 Thorstein Veblen 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或是 Pierre Bourdieu 的「秀異／區辨」(distinction)，這些關於財富與社會地位的討論。^⑩也就是說，當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質可以確保後，「更好的生活」就並不一定是以「收入增加」做為唯一的界定方式。所以，跨國遷移除了表示新國家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物質生活外，更隱含著移居者認為新國家比母國占據更高的位置，會帶來更高的成就與滿足；^⑪或者雖然新國家的發展較為落後，但是自己被母國忽視的能力，在新國家卻有發揮的空間。^⑫這顯示遷移帶來的「升級」期望，這才是遷移的重要因素。

從這個角度來看，行動者所追求的社會流動，不一定是以母國的社會分層結構為參考點，更可能包含了鄰近國家的分層結構，以及本國與鄰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相對位階。因此，國際移民所表示的，不僅是跨越政治邊界的流動，更可能是跨越階層界線的流動。由此延伸出一個問題是，對這類移居者而言，這種「藉由穿越國界來達成向上流動」期望是如何形成？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認為移居新國家會是一個「升級」的結果？

一、社會流動與國際學生

傳統上「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研究，多屬於「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研究的延伸。^⑬「社會分層」研究把社會上的組成成員，依照職業聲望、教育程度與收入高低等不同項目綜合，由上而下分成若干層級，並討論不同層級成員的政治偏好、消費行為或文化品味等各方面的差異。^⑭「社會流動」的研究則是進一步討論不同層級之間的成員，什麼情況下有上下流動的可能？^⑮由於上下流動通常透過相當長時間進行，所以「社會流動」的研究大多是以大規模的統計數據，進行不同世代之間的比較，來探討哪些因素是促成(或減緩)不同世代間發生社會流動的主

註⑩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899);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⑪ Erind Paj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cial Demotion and Imagined Advancement: An Ethnography of Socialglobal Mobility*, pp. 9-10, 173-177; 夏曉鵬, *流離尋岸*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 2002年)。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David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pp. 3-51。

註⑭ Michael Hout, "How Class Work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Class Since the 1970s," in Annette Lareau and Dalton Conley eds.,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Lond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p. 25-26。

註⑮ 其實早期的研究也包含了水平方向的移動，例如 Patirim Sorokin, *Social Mobility*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27) 的討論，但是隨後的研究逐漸將社會流動集中在垂直移動。

因。^⑤

在這些研究中，教育經常被認為是促進社會流動的原因，也是行為者追求社會流動的策略。當義務教育日益普及時，有資源的行為者更會藉由追求高等教育，^⑥或前往已開發國家進修，^⑦爭取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對這些將出國進修做為向上流動策略的人而言，他們對階層位置的判斷，並非單純的以母國社會或留學國社會為參照對象，而是一個同時包含兩者並且若干重疊的框架，不斷的在這個框架中尋找相對優勢的位置，做為自己是否要留在當地國、回母國，或前往第三地的判斷基礎。^⑧

也就是說，從社會流動的觀點看，出國留學不單是進修，回國也不純是進修結束，行為者進退之間希望能創造更多機會，以便在未來能夠提升階層位置。這種強調學生本身的能動性的說法，逐漸出現在近年的研究，^⑨尤其是以西歐及北美境內亞非學生為主題的研究，認為追求更好的教育品質與未來就業機會，是外國學生前往就讀的主因。^⑩這樣的討論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從台灣到中國大陸留學的現象？如果歐美國家的發展較為完整，是解釋為什麼亞非國家人民到歐美國家進修的原因，那麼該如何解釋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這一個各方面仍然有相當改

註⑤ 例如：Anthony Heath, *Social Mobility* (London: Fontana, 1981); John Goldthorpe,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36; William Carbonaro,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71, No. 4 (October 1998), pp. 295~313. 台灣研究相關的整理可見：蔡瑞明，「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一個倒 U 字形的發展趨勢」，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37~175。

註⑥ Philip Kasinitz, John Mollenkope, Mary Waters and Jennifer Holdaway, *Inheriting the City: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Come of 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p. 133~172; Silvia Dominguez, *Getting Ahead: Social Mobility, Public Housing, and Immigrant Network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8~21.

註⑦ Johanna Waters, *Educ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ransnational Studen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anada*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8), pp. 77~113; Maria Chee, *Taiwa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omen and Kinwork*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93~101.

註⑧ Tueya Ding, *Negotiating Individual Space: An Inquiry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Chinese Return Migrants from Canada* (Berlin, Germany: VDM Verlag Dr. Muller, 2010), pp. 172~191; Michiel Baas, *Imagined Mobility: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among Indian Students in Austral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 pp. 137~166; Janet Salaff, Siu-Lun Wong and Arent Greve, *Hong Kong Movers and Stayers: Narratives and Family Mig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pp.1~31.

註⑨ Anna Findlay, Alexandra Stam, Russell King and Enric Ruiz-Gelices,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Student Migration," in Steven Vertovec ed., *Migra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311~324.

註⑩ Rajika Bhandari and Peggy Blumenthal, "Global Students Mobility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ilk Road: New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ajika Bhandari and Peggy Blumenthal e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Global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11), pp.1~23.

進空間的地方進修？^㉑在進入細部討論前，先概述「台灣學生在中國大陸」的現況。

二、台灣學生在中國大陸

過去的研究指出，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有系統的抽樣與訪談有相當的困難，^㉒因此大部分學術性的討論也都是以特定區域／科系的情況為依據。^㉓根據兩岸學者的研究，雖然中國政府在 1979 年宣布招收台灣學生，但是一直到 1987 年，才在北京大學等七所高校聯合招生的形式下，招收了第一個台灣學生。後來這個七校聯合招生的形式逐漸擴大，同時也授與若干大學可以以更優惠（例如免試入學、或開辦預科班）方式，招收台灣學生。^㉔

在這樣的發展下，據不完整的統計，到 2000 年之前，中國大陸各大學總共招收了 2895 名大學部學生，864 名研究生（碩、博士生）。2001-2004 年間，共招收大學部 2875 人，研究生 2766 人。學生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與廣州等地，科系主要集中在醫學、外語、法律、工商管理和藝術等學科。^㉕2005 年，中國政府宣布將台灣學生的收費標準調降與當地學生一致，並開放畢業後在公部門工作，^㉖也許是這些新措施的影響，2006 年的台灣學生已經接近六千人，其中廣東與上海兩地各約 1100 人。^㉗

當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到大陸就讀時，台灣政府也感受到相當壓力。原來預定在 1997 年實施的《大陸學歷採認與檢核辦法》，因當時兩岸政治對立而遭受擱置，但是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兩岸雙方政策也有相當調整。2010 年 4 月，中國政府宣布台灣

註 ㉑ 這裡並不是說中國大陸各方面的發展必然落後於台灣。筆者知道，兩岸發展有不少差異，各自內部的差異性也不小，不應該做一個概略性的比較。但若根據歷年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 出版的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報告的評估，台灣整體上一直是領先對岸，這說明了「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就讀大學」，是一個特別的現象。資料來源：「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www.imd.org/research/publications/wcy/index.cfm>.

註 ㉒ 劉勝驥、楊慧文，「台灣學生留學大陸之現況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6 期（2002 年 11-12 月），頁 49-79。

註 ㉓ 例如蕭弘德，*台灣學生在北大*（台北：生智出版社，1999 年）；劉勝驥，*台灣學生在中國*（高雄：復文出版社，2002 年）。

註 ㉔ 劉勝驥，「中共招徠台灣學生政策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9 期（2002 年 9 月），頁 57-69；朱榮彬、陳正騰編，*中國留學 ABC*（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 年）；周祝瑛，*留學大陸 Must Know*（台北：正中書局，2002 年）。

註 ㉕ 這些人數統計，包含了全職學生、兼職學生、預科生（大學先修班），以及各種短期進修班的學生，所以如果單純以「全職學生」認定，應該少於這個數字。雖然其他研究呈現出的數據不同，但都出現「逐年增加」、「科系集中」與「地區集中」的現象。筆者在此引用此一數據，不表示認可他的精確度，只是為了指出這樣的現象日益明顯。資料來源：蔡振翔，「1987-2000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就讀的台灣學生狀況分析研究」，*集美大學學報*（廈門），第 2002 卷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42-46。

註 ㉖ 劉勝驥，「大陸以低廉學費招徠台灣學生留學之新政策」，*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9 期（2005 年 9 月），頁 9-15。

註 ㉗ 廣州年鑑編纂委員會，*廣州年鑑*（2007）（廣州：廣州年鑑社，2007 年）。

學生如果學測成績達到特定標準，可以依據學測成績申請進入若干校系就讀；^⑳同年 9 月，台灣政府宣布承認 41 所大學學歷。一般認為兩岸雙方政策的改變，會有更多的台灣學生到對岸就讀。^㉑

除了相關規定的討論外，兩岸學者也關注台灣學生的動機及生活適應。在留學動機上，除了務實的原因（例如父母親已經在大陸工作、學費較低，或未來就業市場的考慮）之外，「追求較佳的教育品質」與「對中國的好奇」也是原因之一。^㉒在生活適應上，較早的研究認為「很快就能適應」，^㉓晚近的研究雖然也認為日常生活「大致適應良好」，但是因為與當地學生「互動非常有限」，無法因此推測就學之後身分認同是否發生轉變。^㉔

也許讀者會發現，這些研究有若干論點互相抵觸。筆者並不認為這些研究互相抵觸是因為某些疏漏造成。相反的，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不同研究者，採取不同的研究法，針對不同時空條件的台灣學生進行研究，彼此的研究成果若有抵觸並不意外。因此，筆者在本文當中是同樣的方式，針對不同時空下的台灣學生收集資料，穿越時空的尋找到若干共同點，且不忽視不同時空內部的差異，以一個「求同存異」的方式，尋求一個簡約又有效的解釋，來瞭解此一留學現象。

參、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問題

前述「跨國遷移是爲了向上流動」的文獻帶來幾個問題？首先，移居者如何在尚未進入新國家前，就能穿越國界，對移居生活形成一個向上流動的期望？其次，如果「留學是爲了升級」是解釋國際學生流動的主因，那麼當台灣社會（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大致上仍較中國大陸完備時，這樣的「升級」期望又是從何而來？第三，台灣學生到大陸進修的現象也存在超過二十年，不同時期的學生們的「升級」期望，或在兩岸之間的選擇考慮，是否有所不同？

註 ⑳ 至於這項新措施的全文以及相關訊息，可見：「普通高等學校依據台灣地區學測成績招收台灣高中畢業生通知」，內地（祖國大陸）普通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http://www.gatzs.com.cn/gatzs/pz/zyxx/201004/20100412/71562863-1.html>。

註 ㉑ 相關法規名稱也修改成《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資料來源：「教育部公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教育部全球資訊網，<http://epaper.edu.tw/news.aspx?newssn=3890>。

註 ㉒ 藍佩嘉、吳伊凡，前引文，頁 1~57。

註 ㉓ 劉勝驥、楊慧文，前引文，頁 49~79。

註 ㉔ 蔡振翔，前引文，頁 42~46；陳雪琴，「台灣學生人心回歸教育工作實踐與思考」，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瀋陽），第 7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88~189；董小蕓、魏莉莉，「在滬台灣大學生社會意識調查」，社會科學（上海），2006 年第 8 期，頁 116~124。

二、資料來源^④

過去的研究指出，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有系統的抽樣調查有相當的困難，^④本研究也不是採取系統性抽樣。筆者在 2004-2005 與 2009-2011 年期間，在台北、廣州、上海、北京四地，盡可能的尋找背景不同，但當時（或曾經）在北京／上海／廣州的大學全職就讀的台灣人成爲的受訪者，請他們談論自身就學經驗。除了自身就學經驗外，也請他們提供同時期台灣學生的就學狀況，並佐以外在資料（包含當地同學會名冊、學生刊物、校內港澳台事務辦公室、校外台胞聯誼會活動記錄、台生會網站與活動^⑤、夏潮聯合會網站與活動^⑥），來推測不同時期的就學模式。^⑦受訪者進修前都在台灣已經接受 8-16 年的學校教育，^⑧分別在商業、法政、醫學、藝術與人文類科，攻讀學士、碩士與博士，背景資料可見表 1。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出生年 ^⑨	就學地／學科／學位／開始時間	台商子女 ^⑩	現況（2010／2011）
B-1	女／74	北京／文史哲／碩博士／97	否	畢業，返台工作
B-2	女／89	北京／法政／學士／08	是	就學中
B-3	男／87	北京／醫學／學士／08	否	就學中
B-4	男／73	北京／法政／碩博／99	否	中斷學業返台
B-5	男／81	北京／商管博／03	否	畢業，上海工作
B-6	男／72	北京／文史哲碩士／96	否	畢業，轉往南京就學

註^③ 以下的文字當中，「受訪者」是在當地有全職就讀的經驗，並且筆者親自接觸過，有一定程度瞭解的對象，同時以匿名置於表 1 當中。「當事人」則是包含受訪者，或受訪者可明確指出的他者，或台生會網站社群當中自我揭露的成員，以不明確指涉的方式表示。

註^④ 劉勝驥、楊慧文，前引文，頁 49~79。

註^⑤ 「台灣留學大陸同學聯誼會」（一般簡稱「台生會」）成立於 2001 年，宣稱是包含大陸台灣學生數量最大，種類最多的組織。朱榮彬、陳正騰主編，前引書，頁 23。根據筆者 2010 年檢視該會網站資料顯示，有超過 80 所以上的大學，有台灣學生加入台生會，從其網頁資料與更新速度顯示，這樣的宣稱應有一定的可信度，所以本文部分論點也是根據台生會網站討論內容而來。

註^⑥ 台灣針對留學中國大陸提供各項諮詢服務的機構也不少，但因為涉及商業行爲，嚴格來說都是非法。唯一的例外是夏潮聯合會（網址：<http://www.xiachao.org.tw/>），該機構自 1999 年起接受香港「京港學術交流中心」委託，成爲「大陸大學（本科和研究所）面向港澳台聯合招生考試」的報名點，是唯一得到合法授權的機構，所以本文部分論點也是從夏潮聯合會提供的資料而來。

註^⑦ 筆者必須承認，這樣的資料收集方式與推測方式有一些冒險，筆者也曾經試圖尋找合作對象，有系統的針對某校全面問卷調查，但終究不可行。這種看似雜亂的方式，雖是現實情況下不得不然的結果，卻也意外的提供傳統抽樣調查沒有預想到的結果。

註^⑧ 特殊的案例是受訪者 G-7，她是中學時期隨家人回到中國大陸，就在當地定居。

註^⑨ 出生年的數字，表示出生在西元 XX 年。

註^⑩ 開始就學時，當時是否爲當地台商子女。本文所指的台商子女，是當時已經成年，就讀大學以上的學生，而非仍在中小學就讀的未成年人。筆者在表 1 中將「台商子女」標示出，只是想說明「台商子女逐漸增加」的現象，但不表示台商子女在進退之間，與其他當事人在「中國想像」或「階層期望」上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代號	性別／出生年	就學地／學科／學位／開始時間	台商子女	現況 (2010／2011)
S-1	男／70	上海／法政／碩士／00	否	畢業，上海經商
S-2	男／66	上海／醫學／學士／98	否	畢業，上海經商
S-3	女／87	上海／管理／學士／07	是	就學中
S-4	女／88	上海／管理／學士／07	是	就學中
S-5	男／71	上海／法政／碩士／03	否	畢業，返台待業
S-6	女／75	上海／教育／博士／00	是	畢業，上海經商
G-1	女／85	廣州／醫學／學士／04	否	轉往上海就學
G-2	女／77	廣州／醫學／學士／04	否	中途放棄返台
G-3	女／83	廣州／法政／學士／02	是	畢業，廣州工作
G-4	女／77	廣州／文史哲／碩士／06	否	畢業，第三國工作
G-5	男／77	廣州／文史哲／碩士／08	否	畢業，上海經商
G-6	男／75	廣州／商科／學碩博士／97	否	就學中
G-7	女／77	貴州／初中／92 廣州／法政／學碩博／99	否	就學中
G-8	男／77	廣州／醫學／學碩／99	否	畢業，廣州就業
G-9	女／83	廣州／醫學／碩士／06	否	就學中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三、分析與限制

一般「社會流動」的研究，都是先對特定社會中的分層方式加以定義，再針對資料進行共時性或長時間的比較，瞭解社會流動是否（以及如何）發生。^①這些研究雖然有助瞭解社會流動是否發生與如何發生，卻對於行為者在社會流動當中的策略，或流動後對個人生活的影響，較缺乏討論。^②

由於本研究並非討論「社會階層對行為者的影響」，而是討論「行為者的跨國／跨界流動的策略與經驗」，筆者不先定義什麼是社會階層，再來檢驗資料，而是採取相反方向，讓受訪者談談為什麼會在台灣社會發展較中國大陸完備，高等教育發展也較為穩定的情況下，選擇到中國大陸進修？當受訪者都在不同方向上以「未來會有更好的發展」來回應時，筆者再追問他們如何在兩岸仍有一定程度分離的情況下，產生一個「更好」的期望？除了受訪者外，筆者同時也追問受訪者所熟知的同時期當事人（以

註① Annette Lareau, "Introduction: Talking Stock of Class," in Annette Lareau and Dalton Conley eds.,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p. 3-24.

註② 例如，當教育常被認為是向上流動的關鍵時，卻很少有研究討論「失敗者」（接受良好教育卻未如預期的提升社會地位）的反應，或「成功者」（接受良好教育後，如預期的提升社會地位）的適應障礙。可見：Daniel Bertaux and Paul Thompson, "Introduction," in Daniel Bertaux and Paul Thompson eds., *Pathways to Social Clas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Mobil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1; Alfred Lubrano, *Limbo: Blue Collar Roots, White Collar Dream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5).

及關注學生網站／刊物的資料) 是否也是類似的看法？藉由不同資料來源所呈現出的圖像，來瞭解當事人心中期望是從何而來？不同當事人之間是否又有內部差異？這樣的方法也許不像傳統研究，有著明確的操作型定義，但是這樣的作法才符合本文研究問題所需。

在資料分析上，筆者是以內部關鍵事件的反應、^⑤外部重大事件的態度，^⑥以及一般生活事件為主要資料。將每一個事件視為一個「小拼圖」，再以「鳥瞰」的方式將「小拼圖」拼湊成立體的「大全貌」，來呈現出不同受訪者之間的共通點。此一方式雖然看似不如常見的「訪談與回答」直接，但更能反映出受訪者的想法。此外，筆者雖盡量尋找不同背景的受訪者談論自身與熟識親友的求學狀況，再佐以網路資料與相關學者的研究，試圖歸類出幾個不同的類別，來描繪過去這十餘年來的情況，但是筆者無意將發現的結果類推其沒有被接觸或沒有被討論到的當事人。因此，本文當中有關的數字部分，純粹是當時情境描述，除非特別說明，並不具備強度或頻率上的意涵。

肆、發現與討論

如同前述，台灣政府曾於 1997 年準備有限度的承認大陸學歷，但是後來因為兩岸政治對立而延宕。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自 2005 年將台灣學生的收費降低至與當地學生相同。筆者發現不論從留學仲介機構的訪談，或是資深受訪者提供的資訊，或台生社群網站的討論，都發現這兩個時間點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將 1997 年以前入學者界定成「早期」，而 1997-2004 年之間入學者界定成「中期」，2005 以後入學者界定成「晚期」，發現這三個不同時段的學生，留學經驗呈現出不同的趨勢。^⑦

早期的當事人追求的是自我實現，與世俗的社經地位關聯不大。他們對傳統中國文化有著一定的想像空間。因此選擇與中國文史哲知識脈絡相關科系，希望藉由「溯源」的方式，提升自己對中國傳統知識的理解與品味能力。中期當事人開始關注中國

註 ⑤ 這是指事件本身與到大陸留學有重大關連，並且受影響的學生是全面性的。例如台灣政府原訂在 1997 年要實施的《大陸學歷採認與檢核辦法》、中國大陸政府在 2005 年開始對台灣學生比照當地學生收費，以及兩岸在 2010 年對於入學方式與學歷認證的進一步開放。

註 ⑥ 這是指事件本身與留學並無直接關連，但是引發的熱烈討論的事件，例如 2000/2004 年台灣總統大選，與 2001/2002 年兩岸先後加入 WTO。

註 ⑦ 筆者在進行這項研究之後不久，就隱約覺得不同時期的當事人，他們的留學經驗有所差異，然而一開始並不知道該如何歸類與分析。此處的劃分，最早是來自受訪者 B-4 的看法，他雖然中斷學業返台，但是仍然經常往來於兩岸之間，並經常性的參與台生會相關活動，他認為「學歷認證案暫緩實施」與「比照當地生收費」這兩件重大事件，影響了大陸台生的基本組成背景。筆者將 B-4 的看法向 G-7 以及一位原籍台灣，但是在大陸當地大學任教超過 20 年的老教授請教，也得到類似的意見，於是筆者依這樣的方式分類討論。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此一劃分不表示不同時期的當事人必然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現象。由於不少當事人從準備到實際入學可能就耗費相當時間，因此會發現不同時期（但時間接近）的受訪者仍有若干相似之處。也就是說，早／中／晚期的當事人之間的差異，不是斷裂性，是如同光譜一樣，是連續性的逐步轉變。

崛起可能帶來的影響。他們希望藉由跨海求學，替自己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因此偏好在有歷史意涵的大學中，選擇商業法律或西醫等實務科系進修。晚期學生更受到對岸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將對岸視為小市民的天堂，希望能藉加入中國而順勢提升，更偏重選擇實務類科以及未來在當地就業的可能。

總體來說，不同時期對中國的想像，使當事人即使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都認為到中國大陸求學是個更好的選擇。然而當事人就學後逐漸發現，「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有著落差，無法達成預期目標而陷入困境。⁵⁶雖然留學中國帶來不同的生命經驗，但是若參照原先的目標，似乎只是南柯一夢。

一、早期：古典中國的想像

如同筆者在「分析與限制」小結當中的陳述，筆者對受訪者的第一個問題是探詢當時就讀的動機。筆者意外的發現，在事隔多年後，受訪者自己都承認，當時是在對於大陸高等教育並不瞭解的情況下，就貿然做出的決定。筆者同時發現，早期的當事人多集中在文史哲與中醫學科。⁵⁷這看起來只是科系的分布的偏向，進一步探究後發現這其實反映出他們當時對中國大陸的想像。

早期的當事人一開始都表示，他們到中國大陸進修是為提升自己對傳統中國知識的理解與品味能力，對於未來發展並沒有太多考慮。但是他們如何在對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不太瞭解的情況下，就認為到中國大陸進修是有助於這方面能力的提升呢？筆者發現這樣的想像空間，一方面來自當事人自身家庭背景，另一方面來自台灣在解嚴前「文明古國」的政治論述，或通俗作品（例如小說〈未央歌〉、電影／電視劇〈藍與黑〉，與歌曲〈龍的傳人〉）的影響。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他們一方面對傳統中國文化脈絡衍生的知識有著高度的興趣，另一方面又認為當時（1990 年代初期）的台灣，雖然各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逐漸喪失傳統中國的氛圍，無助於提升自己對傳統中國的理解與品味能力。兩岸恢復交流之後引發的聯想是，中國大陸做為傳統中國知識的源頭，應該比台灣更有助於提升自己對傳統中國的理解。因此，到中國大陸進修成了「更好」的選擇。

如同某些學者指出，這種對中國大陸「古典中國」的想像，其實也是台灣社會戰後以來將中國「自我化」的結果。在當時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政治文化體系下，許多人即使從未去過中國大陸，對中國文化都有著強烈的認同。⁵⁸1990 年初期的台灣雖然已經解除戒嚴，但是長期將中國「自我化」而來的政治論述，使得這些在

註 56 因此讀者可以發現，以下的討論中，「想像」一詞有多重意涵。有時是指「留學前對中國大陸的期望」（因為這些期望有不少是來自主觀的認定），有時是指「因為留學前期望與留學後現實落差而帶來的情緒失落」，有時兩者兼具。

註 57 不論是陸委會早年委託的研究報告或早年當事人非學術性的出版品，也都在科系分布上呈現類似的趨勢。可見：劉勝驥，*台灣學生赴大陸地區就學現況之研究*（台北：陸委會，1995 年）；蕭弘德，前引書。

註 58 劉名峰，「現代性與國族認同的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0 年第 79 期，頁 159~202。

1980 年代受教育的當事人，他們不一定是當時國民黨版本「一個中國」論述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出身自外省家庭，但都對傳統中國有一定程度的熱愛。因此才會發現受訪者 B-1 所說的情形。

我媽在劇團工作，負責準備服裝道具。我一直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歷史系畢業後，媽媽朋友建議，台灣這方面的東西越來越少了，可以到北京試試看。於是我到北大旁聽了一年，第二年才考上碩士班。

對受訪者 B-1 來說，母親在當時某大型劇團（京劇）擔任核心職務，這個工作除了帶來一定的收入外，更必須對傳統中國文化有一定鑑賞能力與偏好。她當時考慮關鍵並不是留學是否能帶來有利就業的人力資本，而是留學的過程中，是否能進一步培養自己對中國知識脈絡的理解與品味能力。

類似受訪者 B-1 的，還有受訪者 S-2 與 B-6。從他們回溯自己與當時同儕的經驗發現，不論當時電視節目〈大陸尋奇〉介紹的是北京紫禁城、蘇州拙政園，或者是昆明的西南聯大，都觸動那個「尋找中國」的渴望。當時學校教育對中國知識的傳遞，或者社會上流行的文學與音樂作品，不但沒有滿足當事人對中國的想像，反有隔靴搔癢的不真實感，更觸發了「尋找中國」的渴望。這個「尋找中國」的渴望，不僅是尋找外在的世界，尋找中國發展的現況，也是尋找內心的真理，尋找對中國知識的理解與品味能力。因此也發現早年的當事人偏向有著深厚歷史意義的大學，進入文史哲藝術與中醫等相關科系。對他們而言，到中國大陸留學，與其說是為了進入「世界名校」，不如說是為了進入傳說中的「京師大學堂」。他們相信這些學校在「古典中國」所代表的崇高意義，不是像晚期世俗的「學歷認證」或「世界排名」所能比擬的。

這些現象顯示，他們的留學動機比較偏向內在的自我實踐，而不是世俗的功成名就。他們強調文化資本當中的內涵形式（embodied state），也就是個人必須經過相當時間培育，才能具備對外界事務的欣賞與理解能力，⁹⁹不太在意留學中國獲得的文化資本是否有轉換成經濟資本的可能。這種抽象的能力，難以單純透過制式的學校教育來培育，必須有相對應的家庭教育或社會脈絡才能養成。¹⁰⁰因此，當台灣社會正在轉變，「不那麼中國」，而中國社會正好剛開放時，讓他們有到大陸留學的期望。用一個也許比較誇張的譬喻，對他們而言，到中國大陸留學，彷彿就像是穆斯林往麥加朝聖的圓夢之旅。他們認為進入往日的京師大學堂，才能擁有對傳統中國音樂、藝術與文學的理解能力。然而這樣的認定方式，既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也使當事人忽略了日後可能發生的問題。

註 99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pp. 128–129.

註 10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 Wood Press, 1986), pp. 241–258.

二、中期：現代中國的想像

與早期當事人浪漫「古典中國」想像不同的，則是中期當事人浪漫中又務實的「現代中國」想像。這種現代中國的想像，雖與「古典中國」一樣，相當程度是受到文學作品的影響，但與「古典中國」當中詩詞書畫及壯麗河山不同的是，「現代中國」的想像多是來自文學作品當中的上海，那個「燈紅酒綠、歌舞昇平」的上海，不是當時「偏安」一角的台灣所能比擬。與「古典中國」想像的另一個差異是，文學作品中關於上海的繁華意象，成功的與 90 年代末期的旅遊節目或一般生活讀物結合。^①不論是五光十色的上海外灘，還是小橋流水的蘇杭人家，形成一種「到上海，就是到了現代中國」，既可以「賺第一桶金」，又可以「附庸風雅」的想像。

這些想像，特別出現在兩千年前後前往中國（特別是上海）就讀的當事人。對他們而言，雖然台灣政府在 1997 年的學歷認證政策因為政治壓力而暫緩，但當時台商西進已經成為趨勢，連高科技產業都到大陸投資。WTO 在 2000 年宣布接受中國加入，更引起他們到對岸「看一看」的好奇心。中國沿海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吸引了這群在台灣有著一定學歷與經歷的當事人，到中國大陸尋找事業的第二春。他們希望以「先讀書」（受訪者 S-1）的方式開始，透過在當地大學進修，瞭解當地的法規制度與社會運作，從中得到經商投資的機會。

中期當事人這樣的看法，其實也反應台灣社會在民主轉型時期對中國意象的轉變。當戒嚴時期的中國中心觀受到挑戰，一般民衆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逐漸降低時，台灣經濟發展遲緩以及中國沿海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促成了一個「國際化／本土化」的對立論述。在這個新的論述當中，國際化強調的是經濟自由，並與全球化連結。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形成了一個「國際化—全球化—經濟自由化—朝中國發展」的連動關係。^②這樣的情感視域，解釋為什麼中期的當事人，即使不是在上海就讀，也容易在言談中以「中國快速發展」（受訪者 B-4），當做自己選擇到中國大陸進修的理由。

從這個角度看，更能理解為什麼受訪者 S-1 會說，那個站在外灘的震撼感，是促使他「只來上海旅遊三天，就決定結束台灣的工作，來這邊再試試看」的主因。那個震撼的感受，不是單一的黃浦江風景所促成，而是從浦西南京東路上的和平飯店，穿越黃浦江，到了浦東的東方明珠與金茂大廈，這一連串同時具有歷史風情與現代意義的地景風貌，加深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印象。當台灣正因為政治對立而不安時，這些地景風貌帶來的旅遊經驗，不但成功的將當時的上海，與文學作品中燈紅酒綠、歌舞昇平的上海連結，更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期待，這種跨越時空的「現代中

註① 常被不同受訪者所提及的電視節目或一般出版品不少，例如：「台灣人在大陸」（年代電視，趙薇主持），以及陳彬所著的我的上海經驗與移民上海。不論是電視節目與通俗讀物，相當程度給予受訪者精神上鼓舞。

註② 劉名峰，「台灣民主轉型前後對正當性的認知及其轉變」，台灣政治學刊，第 13 卷第 1 期（2009 年 6 月），頁 225~268。

國」想像，鼓舞當事人來到中國。

這一個時期的當事人，多半在台灣受了一定的教育，有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但較為缺乏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工作雖穩定但也不盡如意，希望透過留學中國，能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③他們雖然不像早期當事人對中國有那麼強烈的情感投射，但仍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認同，認為進修的大學即使不是像北大清華與復旦那樣有著一定的聲望，也必須有一定的歷史記憶。但由於進修的目的不再是單純的累積文化資本，也希望未來有轉換成經濟資本的可能，能夠開創新的事業。因此留學城市也從文化意象濃厚的北京，轉向商業色彩濃厚的上海，校系的選擇不再是文史哲類科為主，開始轉向法律與商業等實務類科。^④

從他們對現代中國的想像，希望藉由留學來獲得具有轉換能力的文化資本，顯現他們認為個人在社會上所屬的階層位置，是如 Bourdieu 所說，是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總和，但是既強調總量，也重視兩者之間的均衡與轉換能力。^⑤他們對文化資本的追求，既重視抽象的內涵部分，也強調可制度化的部分，因此留學不僅僅是「培養個人氣質」，也要「獲得名校的學位」，未來才能將文化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他們不再只是將中國大陸視為魂牽夢縈的聖地，更視為有可能一展身手的羅馬競技場。這種浪漫中帶有務實的期望，也充分展現在當事人日後的生涯規畫。

三、晚期：小市民的天堂

如同前述，早期與中期的當事人因為不同的時空因素與家庭背景，使他們對中國大陸有不同的意象，對資本的累積有不同的期望。這些都影響到他們的就學動機與校系選擇。這一連串的影響，也同樣展現在晚期當事人身上。

晚期當事人在就學之前所處的台灣社會，正是進入一個「民主鞏固時期的多元想像」。這個時期由於兩岸政治不時陷入對立的結果，政治上的中國被當作野蠻的象徵，進一步壓縮了文化中國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發展趨緩而中國經濟發展依然快速的現象，又使中國更加連結到「國際化」的概念，把中國在經濟層面上推回中心的位置。政治與經濟力量交錯的結果，將中國連結成一個「經濟核心，文化邊陲」的矛盾現象。^⑥這種矛盾的現象，也具體呈現在晚期當事人的身上。當早期與中期當事人清楚表露出「古典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想像，以不同想像衍生出的就學偏好時，晚期當事人似乎缺乏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來說明自己為什麼到大陸就讀。

註 ③ 例如 S-1，出生於某縣農村家庭，畢業於台灣某知名大學的法政科系，畢業後「你想得到政黨我都助選過」，但是「政治資源有限，競爭的人太多」。工作無法突破的感受，讓他在上海旅行三天後，以「再試一次」辭掉台灣的工作，到上海某知名大學法政科碩士進修。

註 ④ 如果參照劉勝驥與楊慧文所著「台灣學生留學大陸現況研究」一文當中 C 組（2002 年收集）的資料，也會發現中期的學生的確呈現出這樣的轉變。

註 ⑤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pp. 247-248.

註 ⑥ 也許並不一定是「核心／邊陲」那樣極端，但是的確呈現的是一個「重經濟／輕文化」意象。相關討論可見：劉名峰，「現代性與國族認同的建構」，頁 159-202。

經由一段時間的瞭解，筆者發現晚期當事人偏向屬於年齡層降低，無工作經驗，但原生家庭仍具備一定的經濟資本（例如 G-1）。原生家庭的富裕程度雖無法支持到歐美國家留學所需，但足以支應到中國留學所需的成本。因此，晚期學生便是在一個「台灣考上的不好，歐美的太貴，大陸的好像比較好也付得起」（例如 B-2, S-4, G-9）的情況下，選擇到中國大陸進修。用一個也許比較簡化的說法，對晚期當事人而言，到中國大陸進修其實是歐美進修的替代選擇，是在一個資本與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的務實選擇。這個情況隨著中國大陸鼓勵各大學對台招生，並降低收費標準時，變得更加明顯。

也許中國大陸大學平均素質不佳，但是若與「台灣中南部私立學校」相比，「中國大陸重點大學」的名氣相當程度吸引了受訪者的意願。當事人也許分不清中國大陸的「211 工程」或「985 工程」是指什麼，^⑦也不清楚所謂的有名氣，到底是在哪一方面？但是都覺得這些在中國大陸「榜上有名」的大學，應該至少都比台灣默默無聞，「還要被人笑」的中後段私立大學好。這種「有上榜就是好」的想法，在台灣政府也鼓勵各大學爭取國際排名後更明顯。他們放棄在台灣考取或正在就讀（例如 B-3 與 G-1）的校系，選擇到大陸的大學校系就讀，並不是因為對大陸的校系較有興趣或有一定瞭解，而是一種「賺到了」的想法，認為居然可以從台灣某默默無聞的私立大學，轉變成大陸重點大學的學生。使晚期當事人容易有「升級了」的感覺，進而他們放棄台灣的學業，轉而到對岸就讀。

隨著台灣高等教育過度擴張、台灣經濟發展持續低迷，以及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經濟發展依然快速，這個「升級了」的感覺更加明顯出現在晚期的當事人之間。這種因為對前景的悲觀與不確定性，不確定在母國接受高等教育後是否能維持一定優勢，而前往海外高等教育機構進修，以期望未來能維持一定的社會地位的做法，正反映出當時台灣社會的若干中國意象。

2000 年代中期的台灣社會，經歷兩次爭議性大的總統大選，社會上不時陷入政治對立氣氛中，經濟上又持續低迷，不少台商西進中國大陸。在這個情況下，不論當事人是否有親友為大陸台商，也不論當事人本身對兩岸之間統／獨的立場，他們都認為中國大陸也許是個政治上令人疑懼，但是經濟發展已有一定基礎的國家，並且可能比台灣更有前景。也就是說，晚期當事人對於兩岸在國際社會中相對位階的認定，不再必然是「台灣優先」，而可能是「看情況再說」了。所以，面對崛起的中國，如果有可以到中國大陸的機會，傾向主動加入以便獲得順勢提升的機會。

也就是說，晚期的當事人數量的增加，年齡層上降低，並且更為積極的嘗試到中國大陸留學，並不是他們與早期或中期的當事人相比，對中國大陸有更深的感情因素，或更偏向「兩岸統合」的立場，而是兩岸發展的此消彼漲，有可能發生相對位階落差的結果。^⑧因此並不驚訝的發現，晚期學生雖然仍強調選擇「聽起來比較好聽」的

註⑦ 「211 工程」與「985 工程」是中國政府分別在 1993 年與 1998 年提出的方案，基本上都是支持若干學校的發展，希望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註⑧ 這不但是筆者實際接觸的經驗，也是夏潮聯合會長期接受諮詢的心得。

校系，但對於留學教育的實質內容反而不如早期與中期學生重視，也許對他們而言，「到中國」的本身就是一個向上流動的捷徑了。

簡言之，對晚期的當事人而言，他們心中有著一個更強的「全球化—經濟自由化—中國留學」的連結關係。他們依然認為社會階層的位置是由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兩方面決定，但是更加強調經濟資本的部分，以及文化資本當中可以轉換的部分。同時，他們認為個人的階層位置不是以台灣社會當做唯一參照點，而是以一個同時包含兩岸，並放入國際社會脈絡中的框架。在這個情況下，「古典中國」或「現代中國」想像消失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加入中國、順勢提升」的想法。因此他們的目標不再是抽象的「漫步頤和園」或「揚名上海灘」，而是務實的「方便以後家裡做生意」或「畢業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對他們而言，能夠在崛起中的中國社會占有一席之地才是關鍵。

四、就學與就業

從前面的討論知道，對當事人而言，到中國大陸留學並不只是教育議題而已，而有一定程度上是社會流動的現象，更反映出不同時期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想像。只是不同時期的當事人，他們對於「向上流動」強調的程度有所差異，從早期的不強調，到中期開始重視，到晚期更加重視，所採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然而這些差異對他們在當地的就學與就業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一）早期與中期的當事人

早期的當事人發現，「古典中國」的美好想像敵不過真實生活中「寺廟是都還保存著，但是廟裡和尚把唸經當作是上班領薪水」的體會，發現中國的觀光景點雖然仍保存了不少古典建築的形式與風貌，但是內涵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轉變。與此類似的是，雖然不少大學的歷史背景吸引了當事人的就學意願，但是「碩士班教的，比我們大一課程還要簡單」的體會，發現當地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並不能滿足當事人期望。因此，那個希望藉由進入古典中國，來獲得純正文化資本，進而提升自己的想法似乎不可行。同時，「我在外面租房子，是當時同學當中唯一房間內就有浴室的，冬天時一大堆人要來我這邊洗澡」的生活經驗，使當事人也意外的發現，自己有限的經濟資本以及「台胞」的身分，居然可以轉換成一定的優勢位置。

雖然早期當事人一開始的留學動機是仰慕中國文化，但是實際的生活經驗引導他們，如果沒有在這方面得到滿足，又沒有離開中國大陸時，他們也開始逐漸思考如何運用自己的台胞身分與有限的經濟資本，維持一定的階層位置。就學後的經驗讓當事人發現，如果要在中國大陸長遠發展，在當地占據一定的社會位階，關鍵不是文化資本，而是一定程度的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若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以及與上層社會的連結關係，才可能創造出更多的資本與聲望，提升自己的社會位階。然而他們幾乎都是經歷相當長時間之後才得到這種體會，大部分最後都選擇離開中國大陸（例如 B-

1)，只有極少部分仍然在當地發展（例如 G-7）。

中期的當事人發現，雖然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進入發展階段，但是藉由留學來熟悉當地發展，以便獲得累積經濟資本能力，是一條看似容易，其實也充滿挑戰的選擇。他們到了快就業，或開始在當地就業時才發現，如果要在當地立足，他們需要的並不是當地大學所提供的教育訓練，而是與當地社會互動建構出的社會網絡。若能在特定方向上累積一定的社會資本，並與自己原先具備的人力資本結合，才有可能創造出累積經濟資本的能力。然而又如同某些研究指出，大部分台灣學生與當地社會的互動是非常有限的，^⑩如果沒有成功的與當地社會建立緊密互動關係，在學業結束後都很難在當地生存。

當中期的當事人發現，影響在當地發展的關鍵是自己是否具備足夠經濟資本，以及與當地上層社會的合作關係，而開始試圖填補這部分的空白時，卻面臨到比早期當事人更大的困難。2000 年後的中國北京／上海／廣州，已經吸引不少境外人才進駐，中國當地社會培養的人才也逐漸嶄露頭角。不論是與新加入的境外人才，或是與當地社會培養的人才相比，中期當事人所具備的優勢並不多。雖然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的不少，但逐漸穩定的少之又少。^⑪

絕大部分早期或中期的當事人，就學前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國大陸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認同。然而他們在就學之後，卻逐漸發現留學中國接受到的文化，並非自己原先期望的中國文化，而是另一種已經「物質化」的中國文化，一種強調商品交易與市場價值的中國文化，一種看似與台灣熟悉實際上卻差異甚大的中國文化。^⑫但是同一時間卻發現，自己有限的經濟能力與人力資本，如果能適當的與當地社會網絡結合，是有可能在兩岸之間獲得一定的經濟資本，進而在中國社會尋找到最佳的階層位置。然而這樣的結合並不容易，也不十分願意。大部分這兩個階段的當事人，即使順利完成學業，都將回到台灣工作，或前往第三地當作優先選擇，真正留在當地工作並且逐漸穩定的少之又少。簡言之，留學中國雖然帶來豐富的生活經驗，但是若以當初的目標相比，卻有「南柯一夢」的感慨。^⑬

註⑩ 林平，「中國大學的台灣學生：廣州、上海與北京比較初探」，頁 44-50；董小蘋、魏莉莉，「在滬台灣大學生社會意識調查」，頁 116-124。

註⑪ 很難估算到底有多少人畢業後留下來，但是受訪者 S-2「當年 28 人當中，只有 3 人留下來」的回應，也許可以用來說明中期當事人「很難在當地生存」的現象。

註⑫ 這並不是說受訪者所擁有或期望的中國文化是多麼的「清高」或「神聖」，而是受訪者不約而同的對於當地社會將中國文化著重在「可轉換成經濟效益」的層面，總是有著些許的失落。

註⑬ 這種「南柯一夢」的感慨，更具體展現在 2010 年期間台生會網站的討論。也許是當時兩岸政府雙方政策都有調整（中國大陸允許台灣學生以學測成績申請入學，以及台灣政府有限度的承認大陸學歷），台生會網站突然多了不少自稱是高中生或大學生，因為有意到中國大陸留學，到這個網路社群尋求建議。一時之間也有不少曾經留學中國的社群成員上網談論自己的經驗，他們幾乎都是抱持著失望，並以相當悲觀的提醒詢問者，不要心存過多的幻想。讀者可以從台生會網站當中，成員 ann168845「我應該休學嗎？」發言所引發的討論得知。資料來源：「我應該休學嗎？」，台生會，<http://www.twsu.org/thread-2768-1-6.html>。

（二）晚期的當事人

當早期與中期的當事人，覺得留學並未帶來預期的收穫時。仍在就學中的晚期當事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呢？雖然晚期當事人的數量上增加不少，但是與當地學生的互動仍有限，但是這個隔閡似乎有城市上的差異。對在台灣可能只是小市民或一般高中／專科畢業的學生而言，他們仍比廣州一般的學生具備較充裕的經濟資本與跨國生活經驗，形成一個相對優勢的局面。他們覺得當地的學生如果不是「刻苦但無趣的內地生」就是「假外籍生」，^⑦經濟資本上的差距使得台灣學生不願意與前者互動，生活文化的差距使得台灣學生與後者只維持在淺層的玩樂層次。反而是與同屬於外籍生身分的「港澳生」，有較多實際的互動。

但是對在上海的晚期當事人而言，他們與當地學生的經濟能力差距不如廣州明顯，他們會發現除了「刻苦但無趣的內地生」、「假外籍生」與「港澳生」外，似乎多了一群屬於同一階級的「本地生」。這群本地生是戶籍在上海，來自一定社經背景家庭，有一定生涯規畫的學生。這群本是「小市民」的台灣學生，發現自己原以為具備優勢的經濟資本與跨國經驗，不見得比上海的本地生更有優勢，這個「階級拉平」的結果，使上海的當事人較積極與「本地生」互動，希望在未來有共同發展的可能。這個情形到了北京變得更為明顯，對北京的當事人而言，北京的「本地生」除了具備一定的生活物質享受的能力，還能在進退應對能力展現了「首都」與「文化中國」的吸引力，使晚期當事人願意進一步的互動。^⑧

然而除了上述少數有機會結識當地菁英家庭的學生外，大部分晚期當事人對入學後的生活並不滿意。當初覺得到中國大陸留學是因為就讀的學校「比較有名，應該不錯」，就學後發現「他們只在乎你有沒有交錢」，台灣學生似乎只被當成增加收入的工具。不論是自覺在廣州高人一等的當事人，或者覺得「還可以，差不多吧」的上海與北京當事人，也都共同體認到學歷認證與未來就業的困難。當初離開台灣時都認為台灣政府承認大陸學歷是「遲早的事」，但是沒有想到是延宕到 2010 年，並且限定在特定校系的方式開始。在學歷不被承認（或是要經過冗長檢核的程序才可能被承認）的情況下，他們發現回台灣就業有一定的困難。而崛起中的中國雖然市場龐大，但就業

註 ⑦ 此處「內地生」是指從內陸省分到廣州就讀的學生；「假外籍生」是指實際上是中國公民，卻以外籍或港澳身分入學的學生。

註 ⑧ 筆者這樣的發現，是藉由田野調查中常見的三個話題而知：「有沒有朋友是當地人？」、「有沒有跟當地人交男女朋友？」、「我是說真的喜歡那一種，不是隨便玩玩的那一種」。筆者發現，廣州的受訪者幾乎都是負面反應，表示跟當地學生很少來往；上海的受訪者略微正面，有來往但不深入，有交往也說不上認真交往；北京的受訪者則更正面，還能指出當地學生「是否有當地戶籍」的差異。三個城市當事人的反應，顯示出他們與當地大陸學生的距離是有差別的。

競爭激烈，「拿到博士學位也不一定有工作」。^⑥簡言之，他們在入學前認為刻意挑選有聲望的大學，聽起來容易就業的科系，希望能畢業後有一定的工作；入學後卻發現，如果要憑大陸學歷找到符合原先「升級期望」工作，不論是在台灣或大陸，都非常困難。

伍、綜合比較與討論

如果整理前面的討論，我們發現早中晚期的當事人，他們就學前對中國的想像不同，對於階層的認定方式也有差異，對於資本的偏好也不同，這些都反映在他們對於就學校系與就學地的選擇上。然而這些就學前的期望，也都影響就學後的生活，甚至是畢業的就業。這些差異與轉變，可以從下表來顯示。

表 2 不同時期當事人的比較

			早期 (-1997)	中期 (1997-2005)	晚期 (2005-)
就學前	中國意象	台灣社會 ^⑥	文化核心	經濟上升	經濟核心
		當事人 ^⑦	古典中國	現代中國	小市民天堂
	階層 ^⑧	經濟資本	低	中	高
		文化資本	高	中	低
就學後	中國經驗 ^⑨	經濟資本	中	高	高
		文化資本	中	中	低
		社會資本	中	高	高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註^⑥ 台生會網站不時被討論問題是「既然台灣不承認大陸學歷，大陸工作又不好找，那乾脆一路讀到博士，至少可以在大陸的大學教書吧？」，因為大學教師似乎是一個聽起來還可以的工作。然而網路社群的討論，以及新聞媒體的消息發現，幾乎都以約聘的方式進行，與一般概念中的穩定工作不同。筆者並不否認當地制度對台生就業的影響，但此處以「拿博士學位，到大學教書」為例子，並不是要凸顯當地制度的障礙。當事人討論的重點並非在於找工作，而是找一份好工作，一份可以滿足「升級想像」的工作。他們以「念到博士還是找不到工作」為例，並不是要強調制度性的障礙，而是如果缺乏一定的社會資本，連找一份約聘的教授職位都很難。

註^⑦ 這是指當時台灣社會對中國的一般意象，概念主要來自前述劉名峰兩篇的著作。

註^⑧ 這是指本文當事人的中國意象，來自筆者的分析。

註^⑨ 這是指當事人就學前認為，決定未來社會階層位置的主要條件，以及追求的偏重方向，並非當事人實際擁有的程度。

註^⑩ 這是指當事人就學後發現，決定是否能在中國社會占有一定階層位置的關鍵條件，並非當事人實際擁有的程度。

回到本研究開始的問題，「這些有著一定資源的移居者，他們是如何跨越國界形成一個向上流動的期望？」根據本研究的結果，並參照過去的「優勢移民」的研究，筆者發現這樣的現象不會憑空發生在任意的兩個國家之間，必然是發生在有一定的歷史脈絡或實際互動的移出地與移入地之間。這些歷史脈絡或實際互動，使移出地一般大眾對移入地的發展既有一定的客觀事實瞭解，也有一定的主觀期待。而有意移居的當事人則是在這樣一個客觀事實與主觀期待交錯的脈絡中，形成對移居國的看法，來界定自己的目標。

因此我們發現，早期當事人較強調「留學中國」帶來的「自我實踐」，較不在意是否因此有「向上流動」的可能；中期當事人所處的中國大陸，已經開始快速發展並有一定的成果，因此他們開始將「留學中國」與「向上流動」連結，希望透國留學創造更好的機會；晚期當事人所處的中國，有一定發展成果並吸引更多競爭者加入，因此他們更加希望留學中國能帶來向上流動的機會，甚至是一種「加入中國，順勢提升」的可能。也就是說，如果從「跨越國界來達成向上流動」，或「留學來達成向上流動」的角度來解釋台灣學生留學中國，這樣的解釋有一定的效力，也有一定的侷限。

如果將本研究與過去以「中國大陸台商」為主題的研究比較，筆者發現雖然過去研究顯示，移居者「階層差異」的感受主要來自與當地人的職業位階落差。但是本研究卻顯示，移居者如果沒有工作，並不會降低這個階層落差的感受，反而會延緩移居者「發現真相」的時間。也就是說，對於有工作的移居者來說，雖然他們在工作中與當地人職業位階落差，是促成「階層差異」感受的主因，但是工作中的互動經驗，也促使他們逐漸隨著外在環境的轉變，調整自己的看法。然而對於沒有工作的移居者（例如本文的當事人），由於缺乏必須實際互動的壓力，容易選擇性的挑選合於自己主觀認定的環境生活，使得「階層差異」的感受持續存在；他們多半要等到快畢業或就業初期，必須經常與當地人互動後，才會調整自己的看法。這種「延後發現」的現象，說明了為什麼沒有工作的移居者，反而比有工作的移居者容易出現「南柯一夢」的感慨。

對於具備一定資源的行動者來說，雖然國際移民不僅是「跨越國家邊界」，更有可能是「跨越階層界線」的策略，但是能夠同時成功的跨越兩條界線的移居者並不多。理想的情況是，如果要能夠成功的透過遷移達成向上流動，移居者應該將移居經驗視為一連串的過程，不一定要有明確的開始、結束，以及狀態描述。只有具備一定能力又彈性的當事人，將自己跨國求學視為流動的概念，願意不斷在不同的地理空間或身分地位中選擇一個相對優勢的位置，才能夠真正的藉由遷移達成向上流動的目的。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大部分的移居者（不論是否為學生）只能在國家或階層當中，選擇一個較能接受的方向。所謂藉由向外遷移來達成向上流動的期望，真正成功的並不多。

當主流的國際移民研究與社會流動研究很少有交集時，透過既有的台商研究與本文發現，對於具備若干資源的遷移者而言，遷移不僅是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更是尋求階層位置向上流動的可能。對有若干資源的行動者而言，社會階層的分類不再以政

治邊界為必然框架，很有可能是一個同時包含本國社會與鄰近國家，又受到在國際社會相對位階以及歷史脈絡約制的架構，所謂的社會流動不一定要在本國社會進行，也可能是透過進入鄰近國家來達成。然而從本文也發現，透過進入鄰近國家來達成向上流動的期望，有一定的侷限，只有少部分的人能成功的跨越國家與階層的邊界。

最後，雖然筆者在本研究中盡量尋找不同背景的受訪者談論自身與熟識親友的求學狀況，再佐以網路資料與相關學者的研究，試圖歸類出幾個不同的類別，來描繪過去這十餘年來的情況，但是筆者無意將發現的結果類推其沒有被接觸或沒有被討論到的當事人。在筆者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也曾聽聞若干成功的案例。他們成功的跨越國家與階層的雙重邊界，讓「跨界」與「向上流動」不僅是「期望」而且是「事實」。只是由於時空因素的限制，筆者無法獲得一定數量的受訪者，取得具信服力的資料，所以並未在本文中進行討論，但不表示筆者否認此一存在的可能。至於這群「成功者」如何看待自己的遷移過程呢？當兩岸之間仍有可能陷入政治對立時，這群「成功者」的身分認同又會發生什麼變化呢？這有待未來的台商研究進一步討論。

* * *

(收件：100 年 6 月 20 日，第 1 次修正：100 年 9 月 25 日，複審：100 年 11 月 15 日，第 2 次修正：101 年 2 月 10 日，第 2 次複審：101 年 4 月 18 日，第 3 次修正：101 年 5 月 5 日，第 4 次修正：101 年 6 月 9 日，第 5 次修正：101 年 7 月 24 日，接受：101 年 7 月 25 日)

Imagined Mobility: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Pi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ile 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e regarded as two irrelevant fields of studies, this author argues that both are important to illustrate the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specially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e author presents that their image of China and motivation for upward mobility as the crucial factors to explain their study in China.

Respondents pursuing college degrees of the early stage (early 1990s) were fond of the image of Historical China in cities like Beijing. They aimed for the embedded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and treated it as the key element to define their positions in the social strata. Respondents of the mid stage (late 1990s- early 2000s) were attracted to the image of Modern China in cities like Shanghai. They expected to accumulate both the embedded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capital in order to have their own careers in China. Respondents after early-2000s are pragmatic. They stress on the education or training which will lead to profitable jobs in the future.

However, few respondents reach their goals. Respondents of the early stage discovered that the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was gone, and China is no longer the proper place to enrich their Chinese cultural capital. Respondents of the mid stage eventually realized that social capital, instead of cultural capital, was vital to their own careers in China. The most recent respondents are still bothered because their Chinese degrees still are not recognized in Taiwan. Although most respondents enriched their lives via studying in China, they obtained less than what they originally expected.

Keywords: social mobility, migration, Mainland China, Taiwanese students

參考文獻

- 「我應該休學嗎？」，台生會，<http://www.twsu.org/thread-2768-1-6.html>。
- 「教育部公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教育部全球資訊網，http://epaper.edu.tw/news.aspx?news_sn=3890。
- 「普通高等學校依據台灣地區學測成績招收台灣高中畢業生通知」，內地（祖國大陸）普通高校面向港澳台招生信息網，<http://www.gatzs.com.cn/gatzs/pz/zyxx/201004/20100412/71562863-1.html>。
- 方孝謙，「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許光泰主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年），頁 489~504。
- 朱榮彬、陳正騰編，*中國留學 ABC*（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年）。
- 吳介民，「台商社群的關係敏感帶與象徵行動群聚」，*當代中國研究通訊*，2004 年第 3 期，頁 37~40。
- 周祝瑛，*留學大陸 Must Know*（台北：正中書局，2002年）。
- 林平，「中國大學的台灣學生：廣州、上海與北京比較初探」，*新社會*，2009 年第 7 期，頁 44~50。
- 林平，「我的美麗與哀愁：在中國大陸的單身台灣女性」，*人口學刊*，2010 年第 41 期，頁 111~151。
- 林平，「前程似錦還是南柯一夢？在大陸大學就讀的台灣學生」，*當代中國*（北京），2011 年第 13 期，頁 83~98。
- 林平，「從居住空間看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當地的認同」，*台灣政治學刊*，第 13 卷第 2 期（2009 年 12 月），頁 57~111。
- 林志昇，*從中國大陸出逃*（台北：雍尚出版社，2002年）。
- 胡蘇雲，「上海台灣人的社會融入分析」，*社會科學*（上海），2006 年第 8 期，頁 125~135。
- 夏曉鵬，*流離尋岸*（台北：台灣社會研究社，2002年）。
- 耿曙，「台商研究：問題意識與理論觀點」，*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2005 年第 7 期，頁 7~14。
- 耿曙、林瑞華、舒耕德，「台商研究的起源、發展與核心議題」，耿曙、舒耕德、林瑞華主編，*台商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2年），頁 3~51。
- 陳雪琴，「台灣學生人心回歸教育工作實踐與思考」，*遼寧行政學院學報*（瀋陽），第 7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88~189。
- 陳朝政，「大陸台商的認同變遷：理論的歸納與推論」，*東亞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227~274。
- 董小蘋、魏莉莉，「在滬台灣大學生社會意識調查」，*社會科學*（上海），2006 年第 8 期，頁 116~124。
- 劉名峰，「台灣民主轉型前後對正當性的認知及其轉變」，*台灣政治學刊*，第 13 卷第 1

- 期 (2009 年 6 月), 頁 225~268。
- 劉名峰, 「現代性與國族認同的建構」,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10 年第 79 期, 頁 159~202。
- 劉勝驥, 「大陸以低廉學費招徠台灣學生留學之新政策」, *展望與探索*, 第 13 卷第 9 期 (2005 年 9 月), 頁 9~15。
- 劉勝驥, 「中共招徠台灣學生政策之研析」, *共黨問題研究*, 第 28 卷第 9 期 (2002 年 9 月), 頁 57~69。
- 劉勝驥, *台灣學生在中國* (高雄: 復文出版社, 2002 年)。
- 劉勝驥, *台灣學生赴大陸地區就學現況之研究* (台北: 陸委會, 1995 年)。
- 劉勝驥、楊慧文, 「台灣學生留學大陸之現況研究」, *中國大陸研究*, 第 45 卷第 6 期 (2002 年 11-12 月), 頁 49~79。
- 廣州年鑑編纂委員會, *廣州年鑑 (2007)* (廣州: 廣州年鑑社, 2007 年)。
- 蔡振翔, 「1987-2000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就讀的台灣學生狀況分析研究」, *集美大學學報* (廈門), 第 2002 卷第 6 期 (2002 年 6 月), 頁 42~46。
- 蔡瑞明, 「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 一個倒 U 字形的發展趨勢」, 謝國雄主編, *群學爭鳴: 台灣社會學發展史* (台北: 群學出版社, 2008 年), 頁 137~175。
- 鄧建邦, 「持續地回家: 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移居生活」, *台灣社會學*, 2009 年第 18 期, 頁 139~179。
- 蕭弘德, *台灣學生在北大* (台北: 生智出版社, 1999 年)。
- 藍佩嘉、吳伊凡, 「在祖國與外國之間: 旅中台生的認同與畫界」, *台灣社會學*, 2011 年第 22 期, 頁 1~57。
- 「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www.imd.org/research/publications/wcy/index.cfm>.
- Baas, Michiel, *Imagined Mobility: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among Indian Students in Austral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
- Bertaux, Daniel and Paul Thompson, "Introduction," in Daniel Bertaux and Paul Thompson eds., *Pathways to Social Clas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Mobil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1.
- Bhandari, Rajika and Peggy Blumenthal, "Global Students Mobility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ilk Road: New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ajika Bhandari and Peggy Blumenthal e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Global Mo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an, 2011), pp. 1~23.
-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 Wood Press, 1986), pp. 241~258.
-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arbonaro, William,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71, No. 4 (October 1998), pp. 295~313.
- Chee, Maria, *Taiwa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Women and Kinwork* (London: Routledge, 2005).
- Colic-Peisker, Val, *Migration, Class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Croatians and Australia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8).
- Ding, Tueya, *Negotiating Individual Space: An Inquiry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Chinese Return Migrants from Canada* (Berlin, Germany: VDM Verlag Dr. Muller, 2010).
- Dominguex, Silvia, *Getting Ahead: Social Mobility, Public Housing, and Immigrant Network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 Fetcher, Anne-Meike, *Transnational Lives: Expatriates in Indonesia* (Hampshire, UK: Ashgate, 2007).
- Findlay, Anna, Alexandra Stam, Russell King and Enric Ruiz-Gelices,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Student Migration," in Steven Vertovec ed., *Migration: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311~324.
- Goldthorpe, John,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rusky, David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2n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 Heath, Anthony, *Social Mobility* (London: Fontana, 1981).
- Hout, Michael, "How Class Works: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spects of Class Since the 1970s," in Annette Lareau and Dalton Conley eds.,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London: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p. 25~64.
- Kasinitz, Philip, John Mollenkope, Mary Waters and Jennifer Holdaway, *Inheriting the City: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Come of 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 Lareau, Annette, "Introduction: Talking Stock of Class," in Annette Lareau and Dalton Conley eds., *Social Class: How Does It W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pp. 3~24.
- Leonard, Pauline, *Expatriate Identities in Postcolonial Organizations: White Working Class* (Farnham, UK: Ashgate, 2010).
- Lubrano, Alfred, *Limbo: Blue Collar Roots, White Collar Dream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2005).
- Massey, Douglas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September 1993), pp. 303~322.
- Massey, Douglas,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Douglas Massey et al. eds.,

-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59.
- Newman, Katherine, *Falling from Grace: Downward Mobility in the Age of Afflu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Pajo, Eri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cial Demotion and Imagined Advancement: An Ethnography of Socialglobal Mobility* (New York: Springer, 2010).
- Salaff, Janet Siu-Lun Wong and Arent Greve, *Hong Kong Movers and Stayers: Narratives and Family Migr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0).
- Solimano, Andres e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 Types, Causes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orokin, Patirim, *Social Mobility*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27).
-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899).
- Waters, Johanna, *Education,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Transnational Studen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anada*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8).
- Wennerstein, John, *Leaving America: The New Expatriate Generation* (Westport, CT: Praeger, 2008).
- Wright, Erik, "Introduction," in Erik Wright ed.,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3.

